

灯起灯灭

(小小说)

■詹慧群

“嘎达,嘎达,嘎达……”玉华躺在床上,想起白天求职被婉拒的一幕幕,怎么也睡不着,心里烦躁得不行,偏偏这时楼下又响起了这该死的声音。

离异后的玉华,带着女儿回到了娘家。娘家虽地处城郊接合部,却因为临近一所上规模的城镇小学、几所上档次的幼儿园,与县一中也只一墙之隔,妥妥的学区房位置,让这里成为了陪读租房族的黄金地带。

玉华娘家有一栋自建的四层楼房,外带一栋两层的小别院。玉华回娘家后,小别院就成了她娘俩的家。小别院坐北朝南,一楼一厅一厨一卫,二楼两房一卫。一楼打有一口压水井,白天,常有附近的居民前来取水,洗菜、洗衣、洗拖把,尤其是冬夏两季。“这井水好,冬暖夏凉,水量也足,比自来水管子里流出来的水流大多了。”大家都这么说。

秋季开学了。每天晚上十点左右,原本安静下来了的楼下,却响起了“嘎达嘎达嘎达”的压水声。玉华好奇,有一次下得楼来,打开后门,看到一个陌生的女人在井边压水洗衣。

“呵呵,你还没睡?”看到突然出现的玉华,女人有点不好意思,主动招呼着。“嗯嗯,天热,也睡不着。”玉华撒了个谎。“夜里黑,你看得见?”玉华问。“还好,有路灯呢。”女人所说的路灯,在别院前方的转角处。其实,只能说,有点微弱的反射光可以到达这里。

玉华转身回屋,把阳台上的灯打开了。

之后的每晚十点,楼下的压水井会按时迎来那个女人。有时,玉华正好在一楼,听到压水声,玉华会稍等一下再关灯,算是做个顺手人情。

可是,时间长了,玉华有些忍无可忍。

“都这个点了,也不消停,还让不让人睡觉?”玉华在心里暗骂了几句。玉华打开配电箱的盒子,“啪嗒”一声,将总闸扳了下来,整个别院变得一片漆黑。

楼下的声音稍稍停了一下,又继续着。透过阳台玻璃,玉华看到了微弱的光,那应该是手机上手电筒的光。

连续几天,只要楼下一响起压水声,玉华不管在哪个房间,不管正在做什么,都会第一时间关上家里所有的灯。

女人也不在意,在一片漆黑里,就着手机的光,继续洗着衣服。

今年夏天,足足四十天没有下过一滴雨,玉华的心情,跟这天气一样,燥得很。一个多月了,跑了这么多家超市、工厂和写字楼,都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。

那天,“轰隆隆……”天边滚过一阵闷雷,刚刚还艳阳高挂的天空,一转眼布满了乌云。还没来得及找个躲雨的地儿,豆大的雨点就劈头盖脸地砸了

下来,没带伞的玉华被阻在一个陌生的楼盘里。楼盘尚未全部完工,绿化却做得像模像样。

狼狈的玉华站在一个脚手架下。雨,越下越大,丝毫不见有停下来的意思。

“你也在这里?”一个声音响起。

是那个每天晚上在玉华楼下洗衣的女人,她正拖着一根长长的塑料水管。

“你在这里做事?”玉华问。

交谈中,玉华才知道,女人的儿子在县一中读高一,女人是来陪读的,平时还给好几个小区搞卫生、养护花草树木。

“男人一个人在外面打工,挣钱也不容易。我在城里租房陪读,除了洗衣做饭,也没有别的什么事。闲着也是闲着,就顺便找点事做。每天早上四点出来,中午十一时出租房做饭给孩子吃,下午两点再出来,做到晚上九点回去,那时候孩子也快下晚自习了。”女人说得很轻巧,丝毫没有看出玉华满脸的羞愧。

玉华离婚是她自己作出来的。她美其名曰在家里带孩子,其实自己做着甩手掌柜,啥事都交给婆婆。她天天除了去牌馆打牌,就是去别人家里打牌,还各种抱怨和挑剔,嫌男人没本事,嫌男人赚钱少,嫌男人没时间陪自己……

“你穿上这个,先回家吧,等下孩子该找你了。”女人说着,把一件摩托车雨衣递给玉华。

“那你怎么办?”玉华问。

“我这活还没完呢,”女人捋了捋不知是汗湿还是雨湿的头发,“再说,我这一身反正是湿的,穿不穿雨衣都无所谓。”

……

又是晚上十点,“嘎达,嘎达,嘎达……”楼下的压水声准时响起。

“啪嗒”,玉华撒亮了一楼阳台的灯。

喜欢吃鱼粉,李梅去菜市场买条鱼,半路想起家里早没米粉了,又去称了五斤粉。下了大半夜的雨,地上竟然是干的,沟壑里还残留一些污水。等李梅到家的时候,太阳已急不可耐地钻出来了。李梅把米粉泡好了,又把鱼头清理了一下。她打扫了一下房间,又打电话跟预约送女儿的车主再次确认了出发的时间。

女儿吃早餐的时候,李梅突然想起一件事,想问女儿,见女儿吃得很认真,津津有味,不想打断她,就去了卧室,偷偷跟玲玲打了一个电话:“玲玲,昨晚晓霞有没有跟小王说今天她去单位报到啊?”玲玲还在睡觉,懒洋洋的,声音很小:“昨晚雨太大了,等了那个男生很久,晓霞要我先回来了,我不知道耶。”然后电话挂了。

李梅怔了一下,突然觉得这个事情重要起来。又拨了张伯的电话,打了两次都没人接。这老鬼,锻炼又不带电话!李梅在心里责怪。

女儿已经吃完,进房间梳头发了。

李梅正想问,女儿关了门,换衣服了。李梅觉得这个事情越来越重要了,有些急了,突然灵光一闪,想起张伯给过她小王的电话。这样妥当吗?是不是有些冒昧?有什么不妥当的?李梅拿起手机又放下。

女儿不要李梅送下楼,但李梅坚决不肯,她帮女儿拖着箱子,跟在女儿的后面。李梅有些心神不宁,下最后一层楼的时候,一个踉跄,险些摔倒。吓得晓霞赶忙把箱子抢在自己的手里。

李梅拍了拍自己的大腿,终于下定决心把那条信息发了出去:小王,我是晓霞的妈妈,今天晓霞去单位报到,你有时间去送送她吗?

然而,等晓霞上车了,那边还没有回信过来。晓霞坐在后座,打开车窗,跟李梅招手:“妈,过几天我就回来了。”

李梅笑了笑,正想跟晓霞交待几句,呼呼呼,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,李梅立马掏出手机。

太阳已经挂上半空了,肆虐地洒着它的光芒,手机屏幕的反光刺得李梅一眯眼。她一抬头,载着女儿的的士已经走了。

李梅用手挡住射向手机屏幕的光,按出了那条信息,半眯着眼睛看,上面写着:“你是谁?”

报到

(小小说)

■王阿若

女儿晓霞和她的闺蜜玲玲出门不久,天突然就暗下来,一起风就是旋风,似乎夹带着泥沙,撞得窗户“啪啪”响。

李梅丢下正在帮女儿收拾的衣服,赶紧从女儿的卧室出来,把家里每个窗户的锁扣再扣一次。她瞧了瞧窗外,对面楼已经有很多个窗口开了灯,院子地上一些落叶和塑料袋被风裹挟着,手舞足蹈。

李梅赶紧拨通女儿的电话:“到了吗?快下雨了,没带伞,别淋着了!”

“我和玲玲在逛超市呢,去那么早干嘛?”电话挂了,李梅还没反应过来。

手机里似乎还回荡着回声,李梅的手机贴着耳朵,过了好久才放下来。也是,去那么早干嘛?这种事总是要男的等女的才对,再说,离约定的时间还早呢。

李梅自我解嘲地笑了一下,但笑容马上就消失了,她在心里埋怨自己:不该催女儿那么早出门,不知道天变得这么快,雨伞都没有带,等下岂不是要淋雨啊!

“唉,也好吧,要是等下雨出门,打车也不好打。”李梅喃喃自语着,刚想在沙发上坐着,又起来去女儿的卧室了。

箱子已经被衣服塞满了,可床上还摆着好几件衣服,还有被子、洗漱用品等等,根本就塞不进去了。李梅想了想,从箱子里拿出几件衣服,但一下又拿不定主意到底拿出哪几件,换来换去。时而抱怨:“这个箱子怎么这么小呢?”时而安慰自己:“明天只是去报到而已,拿这么多干什么?过几天就回来了。”

折腾来,折腾去,过了好一会,李梅终于坐在床边吁了一口气。这下没缺什么了吧?噢,想起来了。李梅起身去翻了翻女儿的梳妆台兼书桌,翻出了一支笔,插在箱子的夹层里,“万一要写些什么呢。”

窗外的雨终于噼里啪啦砸下来。院子里应该积水了,即使撑着伞,裤管可能

都要打湿了。风呼啸着,击在玻璃上的雨点声时而急切时而懒散,过两三分钟就有一声巨大的雷声,闪电似乎要点亮这黑夜。李梅坐在女儿的床沿,思索着想记起什么事情,然而终于什么都没有记起。她掏出手机,刷了几个抖音,然而一会就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了,终于习惯性打开女儿的QQ相册,一张一张地翻开女儿存着的照片。

突然,门啪地撞击墙的声音让李梅一下坐起来。不知什么时候,她睡着了。

“妈,客厅怎么没开灯呢?”

李梅赶紧过去,女儿正在甩头发上和包上的水,身上还好,基本上是干的。

“哎呀,你在我房间干嘛呢?刚刚开门我还以为你出去了。”女儿换了拖鞋。李梅赶紧去开燃气,又跑去女儿的房间拿睡衣。

“妈,我自己来!”女儿接过李梅手中的睡衣,打开浴室门,哗啦啦,花洒的水柔软地洒在地上。

李梅在浴室门口站了一会,终于鼓起勇气问:“晓霞,那个小王怎么样?”

依然只是听到从花洒中喷出的水洒在地上的声音。

李梅又站了一会,还是去客厅沙发上坐着了。

女儿洗完了,很快冲进自己的卧室去了。“妈,我都说了我自己来收拾行李!”吹风机吹头发的声音,开柜子的声音,叠衣服的声音。李梅暂时不敢过去,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放错了?

等李梅再次过去的时候,发现门被反锁了。李梅敲了敲门:“晓霞!”没有回答。李梅重重地敲了一下门:“你这孩子,怎么样也总得说一下嘛,我还得给你张伯回句话,你张伯为这事张罗来张罗去的!”

“妈,别管了,挺好的,吃了好多东西。”

李梅笑了。

第二天天刚亮,李梅就起来了。女儿

月光菜香浓

■冯经益

中秋节,各地有不同的习俗,令我最难忘的,就是儿时吃月光菜。

我们的村庄不大,坐北朝南,土混建筑一字排开,视野开阔,山上苍松翠柏,芳草萋萋,香气袭人,右侧竹林环抱,风光独秀,远近闻名。

我们的村庄一是有口好塘。左侧的升米塘水面宽阔,波光粼粼,居高临下,灌溉下游良田及坡地排上田的水稻庄稼,抵御特大旱灾,确保丰收。二是有口好井。从禾坪石阶下来,有口门前塘,塘边正中有口丈余见方的四方水井,是小村的灵魂和骄傲。井底及四方井壁用宽条石镶嵌,井壁略挂青苔。井水很浅,约三尺深,冬暖夏凉,清澈见底。盛夏饮之,尤其过瘾。大旱之年,塘水干涸,而井水却依然冒泡喷涌,清甜甘冽。深更半夜,还有附近村民提壶挑桶前来取水。村民们对这口井的魔幻神奇赞不绝口。三是有小有名气的读书人。前有堂屋悬挂“进士”匾额的老太公,后有“笔惊风雨,诗泣鬼神”的法学士。虽不能说人文底蕴深厚,但在当时,这样的小村也属凤毛麟角!

儿时的中秋节,我没有吃月饼赏月的福分。但母亲做的桐叶粑粑,香糯可口,也是中秋最好的食物。

入夜,皓月当空,万里无云,秋夜的情景如同白昼。村里的十来个小伙伴,先用竹竿插入几个柚子,柚子上再插香火,我们便在禾坪玩香火龙,捉迷藏,像耍龙灯那样,嬉戏追逐,欢笑声此起彼伏,不绝于耳。

大家玩得尽兴,也有些饿了,累了。这时,堂叔堂姐按往年的惯例,便提议吃月光菜,大家分头回去准备。我告诉母亲,今晚我们要到月亮下面煮月光菜吃。母亲欣然答应,还笑呵呵地给我准备了小半瓶菜油。不一会,锅、碗、铲、油、盐从各家汇齐,大家三五成群,又去村里人家的菜地采摘白菜、芥菜、辣椒之类的食材,到井旁洗净。

我们用脸盆盛好菜,就在晒谷坪下的田埂挖一个大洞,支起铁锅,从山头路边捡来枯枝败叶。一切准备就绪,当灶火升腾,小风便亲自主锅。

女孩子到底在厨房多做些事,耳濡目染,炒起菜来麻溜利索,得心应手。待灶火熊熊,菜香四溢,我们的欢乐也达到高潮。随着“吃月光菜啦!吃月光菜啦!”的嚷嚷,大家向晒谷坪蜂拥而上。我们用竹枝做成筷子,直接往脸盆夹自己亲手采摘的菜吃,个个都吃得眉飞色舞,津津有味,风卷残云,不一会便盆底朝天。

回家的路上,我不小心跌伤了手脚,连忙向月亮姐姐“讨药”。小风伸手对月亮念念有词:“月亮姐姐,向你讨点药哟!”然后在我的膝盖上摸了几下,犹如灵药撒向伤口,立马见效。那些感谢之类的话语在宁静的月夜回荡,更显得月夜的空灵和静谧。

近八十年的时光匆匆流逝,而当年吃月光菜的情景仍历历如昨。童年的伙伴有的已驾鹤西去,有的在异地陪伴儿孙安享天年。仍留在祖屋坚守的堂弟几年前也溘然长逝,又一波新的年轻才俊崛起,成长为小村的主人!他们或在北国打拼,或在雁城创业,一个个都混得风生水起,而留在本村发展的,也精气神十足,我们的村庄全然没有旧时的模样!如今的中秋节,桐叶粑粑已难觅踪影,有的是苏式、广式各式月饼,举杯邀月,花样翻新,其乐融融!乡村的孩子,也不会再玩吃月光菜了。

对散发浓重乡土气息的月光菜的美好回忆,对故乡一草一木依依不舍的乡恋乡愁,是我解不开理还乱的故乡情结,直到永远永远……